

大约1963年,我们家从外地迁居辽宁省复州城,住在张家大院。这家院子的对面是横山书院,周围都是老房子,在城里有点名气。张家是个大户,主人很善良,做过教员,后来到城外务农。他的妻子是个读书甚多的人,见识也广。那时候,女人识文断字的不多,自然这妇人就显得很特别了,《论语》《诗经》能背出许多,自己还能吟诗弄赋,想起来不是一般的出色。

张家大院保留了旧式风俗,房间格局有点明代味道,吃饭的高桌,放书的书柜,还有那些箱子、板凳,都是年代甚远的物件。院子住了几户人家,除了主人,其他都是租户。大家来自不同的地方,口音不太一样。我那时候还没上小学,对于复州人的习惯和日常生活的认知,是从这个大院里开始的。

复州人每年过各式各样的节,每个节日到来,镇子里都有点讲究。自然,春节的氛围最浓,从腊月初八开始,各家就忙碌起来,到了年底,打扫庭院,贴福字、对联,蒸年糕,喜庆得满城生花。张家的几个子女比我大几岁,节日里还特为我制作了灯笼,点上蜡烛后,领着我迎神、送神。迎神的时候,大家都喜气洋洋,穿过大院一个长廊,踩着街市的残雪,到胡同的内外走上一圈,好像在与夜里的神奇光影对着暗号。兴致勃勃回来后,便到张家的供桌旁小憩。张家一直恪守着儒家的信条,比如向祖先牌位磕头。孩子按照年龄依次跪拜,大人站在边上嘴里念着什么,表情都很庄重。跪拜的垫子是麻线编制的,上面是带着图案的新布。供桌上是面鱼、年糕、苹果、鲇鱼、血肠、自制香肠等。蜡台很高,几盏蜡烛闪着火苗,四面被映得很是肃穆。牌位上的字秀美,应该是主人写的。我后来想起自己内心神圣感的出现,最初是与这类仪式有关的。

节日的好处是可以吃到平时吃不到的东西,复州的名菜是锅包肉、糖炸里脊、炒鲜边、炸薄脆等,亲朋聚会的机会也多了。此外,孩子们可以穿上新衣服,到各家串门拜年,得到压岁钱。这个时候总觉得空气、色彩都不同于以往,而节日最美的,是街市里飘动的各种声音。

离中心街不远,有一家戏园子。我搬到城里时,它已经有些衰败了,最早的记忆是看过评剧《半把剪刀》,是父亲抱我去看的。古人的故事都模模糊糊,可是那锣鼓声却颇为好听。印象里还上演过京剧《望江亭》片段,那个清秀的亭子间的智慧故事,很是感人,演员的装扮、神色,还有二胡的婉转旋律,至今还有印象。

城里的人对于梨园有点兴趣,人们常常猜想某个剧目谁来演合适,品头论足,有时候也不免苛刻。不过演戏的人,多为票友,那时候的许多演员,都改了行,只是过年的时候,大家还聚在一起凑几台戏。有位著名的男旦演员,平时在一家饭馆做跑堂的,走路还带着台步,说话柔和得像念白。围观他的人很多,主要是台上扮演的角色让人难忘。私底下,人们觉得男旦有点奇怪,有时偶开一点玩笑。大家一面欣赏戏剧,一面又轻视某些演员,大概是道学心理的影响说不定。我也是很长时间不喜欢男旦,但后来在东京看坂东玉三郎的歌舞伎表演,看法才变了过来。坂东玉三郎高贵而有智性,把女子的内心演绎得栩栩如生,让人难以忘却。我那时候想,当年梅兰芳的魅力,当是如此。男人模仿女子是一门艺术。我们民间对于此事的误解,有男权的意识在起作用,在那时是不可避免的。

除了看戏,观焰火也是必有的节目。中心街有座二层小楼,是文化馆的所在。那是城里唯一的小楼,有个魔术演员每年都要在楼顶放礼花。漫天的星火跳动,摇落了群星,有的就落在我的脚下,好像自己也能飘动起来。我那时候迷恋这些焰火,仿佛是神意的闪光,在我辽阔的幻想。天上的一切与地下的一切,就那么连成一片了。

不过放焰火是大人的事,我们这些孩子最喜欢的是卡炮,它是很小的碌碡纸片,放在子弹壳里,稍加改造后,放进小铁蛋,扔出去后,落地的响声很脆。那散着火药味的响声,逗引着小伙伴们围观。扔得高,动静就大一点,于是大家就比着谁的子弹头落地慢,胜者是很有点得意的。那美妙的一响,仿佛心音的放大,觉得自己的表达被广大的世间都听到了。

对于孩子们而言,没有鞭炮和焰火,不能说是过年。所以,每年腊月底,店铺里总能看到鞭炮生意的红火。但到了上世纪60年代后期,卡炮不太容易见到了,市场上的供应品很少。忽然看不到卡炮,孩子们都有些急。有邻居朋友说,城东



过年记

□孙 郁

的古井村产烟花,各种卡炮都有。我们几个朋友便偷偷决定跑一趟看看。

古井,这个地方是满族人的村庄,在复州水库的边上,离城里有十几里路。记得是一个雪日,我跟着几个年龄稍大的小伙伴,满头大汗地赶到村子里的一个代销店。那是一座平房,两间屋子,门口写着“过一个革命化的春节”的标语。我们说明了来意,服务员是个中年女子,说卡炮已经卖完了。众人颇为失望,磨叽了半天,还是未果。恰好有个砍柴的大爷路过,便悄悄说,跟我来吧,我们便随其到了村边一个小作坊里。里面有两个青年,在包装什么。老人与他们嘀咕了几句,那两人看着我们几个毛孩子,笑了起来。

“买卡炮?你们知道它怎么做的吗?”

我们都摇头。

“回答不上来,就没有。”



东北风

新春快乐

恭祝读者朋友

陈树中 作

走向世界的中国年

□吴亚楠 施立学

2024年12月4日,巴拉圭亚松森:“春节——中国人庆祝传统新年的社会实践”列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。从此,中国春节走向世界,成为全人类共同的文化遗产。

中国春节,那是天地人合一,浑然无间。春种、夏苗,当一岁秋来,稼穡大熟,便昭告天下:岁稔年丰。岁终忽焉,举头耿耿星河,一把长弓斗柄朝东。严冬极致时天地临盆,诞生一个春天。《周易·系辞传》:天地之大德曰生。生育春天的庆典就是春节,举寰宇上下,有哪个节日堪比天地人和谐之吉祥,中国一年一度朝天地大典之隆重?

那是天下最热烈的行动,没有号召,没有指令,一进腊月门,就现融融春节风。赶年集,办年货,城与乡车流不断,也有雪地马爬犁,缀绿擎红,不时飘入山野中。喝过五彩腊八粥,顿觉年风比粥浓。祭了灶神唱年谣,忙年的日子日日都火红:二十四,扫房日,二十五,做年豆腐炖冻肉,二十七、八赶年集,把面发,二十九鞣香斗,贴倒“有”……写春寨联书红福,抬头见喜喜气升;红帖、红烛、红挂旗,鸿运当头,才耀门庭;更有那五彩缤纷新年画,贴着团圆和喜庆,张家书屋《瑞雪丰年》,见庭院堆金砌玉,李氏窗前《鲤鱼卧莲》,迎贵子早生。一把压岁钱甩出去,引来欢笑如银铃;焚香祭祖挂彩灯,银花火

树十里长街如彩屏;噼里啪啦,喜气冲天二踢脚跃上九霄,接神迎喜降祥瑞,人神共庆,人间福祚动天庭。

那是天下最壮观的人潮涌动,十几亿黄肤色、黑眼睛、黑头发让四海五湖都沸腾。那是一种血液于水的文化认同,不论字正腔圆的北京话,还是江东吴侬软语,无论三皇五帝之传人,还是赵钱孙李百家姓,都在读四书,都在诵五经,一句“日出而作,日入而息”,绘出一幅田园风情;一句“路漫漫其修远兮”,就知道艰难困苦,玉汝于成;一句“卿云烂兮,虹缦缦兮”,就显祥瑞之气缭绕,日月光辉永恒;一句“关关雎鸠”,尽现生民之始,人伦之道;一句“明月几时有”让人痛别离之苦,盼月圆月明。

那是中华民族传家的人性光芒,黄河岸边生成的中华文明之树,根连着根,根根联通;叶擎着叶,叶脉相承,枝叶葳蕤,千丈万文,千里万里。年年岁岁,这枝这叶,这根这脉,生长着和谐与繁盛。树高千尺不忘根土,过年了,有枝枝叶叶飘回,那是民族的团圆盛会,那是枝叶对根的朝拜与崇敬。隔山隔海,任什么都隔不断。春运盛景,就像熠熠群星拱北斗,浩浩长河尽向东。

行色匆匆,想那生我育我的山村,倚仗柴门守望的老父,已煮好了阖家团圆的年夜饭饺子,烫熟了盛满酒盅的美酒……

一十二个月,高天寒来暑往,分明

四季,思乡之痒,几曾有些许改变;一十二个月,大地一青一黄,青黄之间,思亲之苦,无药可医分毫。唯有年夜饭,让四时八节惴惴之心落地,唯有年夜饭,让365夜梦萦情牵得以安歇。年夜饭有苏州年糕,谐音“年高”,寓意生活甜美,步步高升;广西糖环,寓意黄金满屋,环环相扣,生生不息;广东油角,寓意来年露头角……鸡打头鱼收尾,山东烧鸡,寓意吉祥如意,大吉大利;清炒笋片,笋与顺谐音,寓意步步高升,节节高。

四凉八热菜,该是四平八稳。素中芹菜,勤劳致富;爽口白菜,百财来聚;长命韭菜,长长久久;豆腐乃奋斗得福。鸡、鸭、鱼、肉,四荤之属,大吉大利,连年有余;竹外桃花,鸭江水暖,早迎春回。

“穷过年,富过年,没吃饺子没过年。”年夜饭饺子,滥觞于2000多年前之春秋,也许源自东汉医圣张仲景。乡间有闻,因为女婿转黄土造人,饺子状的泥人耳朵,用线一拴,咬在嘴里,线者谐音“馅”,大馅年夜饭饺子,最初该不是媾亲亲自调馅、擀面、揪剂子?包饺子人要齐全,象征十全十美;三五铜钱包进饺子,象征“福禄寿喜财,一起到来家”;摆饺子横竖成行,才四平八稳;横六行竖六行,六六大顺;煮饺子唯忌说“破”,要说“挣”了或“撑”了;有没定亲的儿女,适时搬动荤油坛子,俗传可动大婚(荤);有没怀孕的新嫂子,躲在门后吃

饺子,边吃边诵歌谣:白丫头,黑小子,跟妈进门吃饺子。

“三星朝南,家家过年”,三星,是猎户座中间的三颗亮星亦称福禄寿三星,这是上苍赋予的时间概念。三星出来,打着溜溜前行,时近中天,三星与上楣平齐,叫三星在户,这是全家团圆吃年夜饭的时刻,千香百美,其乐融融。

尚红,崇尚、喜庆、欢腾。尚红者,红衣、红帽、红对联、红灯笼,红红绿绿的鞭炮;崇新者,村村落落,家家户户焕然一新,天地临盆生出一个春天,如何不是万众欢腾,真可谓天增岁月人增寿,春满乾坤福满门;欢腾者,有满街的锣鼓、秧歌、高跷、地方戏等,大地承载了喜悦。

郑淑英 摄



《福娃》

韩丽君 摄

责任编辑:王小微 鲁钟思